

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



阅读,启智润心,是一种精神操练。当停止深度阅读,我们会忘记思考。

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。让更多人终身学习,在阅读中,我们克服有限,丰富敏锐,共情万物,辽阔高远,抵达星辰大海;在阅读中,我们触摸历史未来,丰盈当下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——编者

读书在人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

少年时代,阅读就像吮吸母乳一样,它在你生命成长的过程中,教你认识这个世界;青年时代,阅读好比你的食物和衣着,有了它你就能精神抖擞地奋斗和体面地生活;中年时代,阅读如同汽车遇上加油站,使你有了继续爬坡与攀高的可能;到了暮年,阅读就像悠扬的安魂曲,令你的灵魂与内心获得宁静和超然。



何建明:全国劳动模范,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,中国报告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,代表作有《浦东史诗》《革命者》等。

“读书与人生相伴,相伴的目的是促进和影响人生。对读书人而言,我们的世界是由‘书’组成的,而我们每个读书人,也应该成为一本本新的‘书’……用一生去读这样的‘书’才更有意义。”这段话是2014年3月我在参加全国两会期间,听到总理所作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,第一次把我和其他几十位政协委员所递交的关于开展“全民阅读”的提案写入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后,当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一段关于“读书”的话。

那激动人心的一幕仿佛就在眼前——

说不完的“全民阅读”

作为当时新闻出版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,我们有一项必须履职的任务,就是在每年两会召开时,向大会提交相关提案。我那时的职务除了中国作协驻会副主席外,还是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和作家出版社社长,自然还是一个作家。关于“书”的话题,我最关心。记得在2011年两会召开之前,我们新闻出版界别的几个委员(其实平时也是很熟悉的朋友,如当时新闻出版署的郭书林、中国出版集团的聂震宁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郝振省等),经常就开展“全民阅读”话题有说不完的话。当时我们这些人在一

20—40本水平),就是同其他东南亚国家甚至一些非洲地区的国家相比,我们的人均读书量也比不上。

“国家在如此飞速发展,我们又是一个文明古国,竟然人均阅读量这么低,太不应该和太需要迅速提高了!”这是我们新闻出版界别委员的共识。

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记得从2011年开始,在每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,我们新闻出版界别的委员,聚集在一起不断修改和完善那份《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》提案稿。新闻出版界的郭书林、聂震宁和我们几个是最积极的提案者。最初这个提案仅限在出版界别的委员中联名签署,几年间就不断扩大到其他界别。我的身份既跨新闻出版界,又与文学界熟悉,因此常常会拿着提案到文艺界找作家、艺术家朋友,请他们一起参加签名。如此连续4年,到2014年两会时,我们坐在人民大会堂听总理作报告,当听到总理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高声念到“全民阅读”四个字时,坐在台下的我们这些提案委员心情好不激动,立即鼓掌,随即也带动了整个会场的热烈鼓掌……这个场面历历在目。

“成功啦!终于成功啦!”在走出人民大会堂那一刻,我清楚地记得至少有十多位委员过来与我祝贺相庆,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。事实

15年“阅读”之旅

◆ 何建明

上,“全民阅读”后来也确实成了一项国家战略并不断被写入国家各个层面的各种“规划”与具体工作中。

提案人的义务和意外收获

人生中总有许多事是你想象不到的。在我作为“全民阅读”提案人之后所遇的“读书事”就很有趣——当国家正式确定“全民阅读”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之后,每每回到我老家苏州时,当地的父老乡亲和政府部门的朋友熟人,就会希望我给大家讲讲“读书”。如此情况,是不太可能推辞的。后来我也感觉以自己提案人的身份去讲读书的重要性和读书意义,通常效果都很好。

“我们这里以前对阅读重视不够,要不你帮我们建一个‘读书角’吧,方便社区的百姓读书。”记得有一次回到家乡,当地人就这样向我提出。我听后异常高兴,这不就是我和其他政协委员努力了好几年所想达到的“全民阅读”嘛!

“行,我来帮你们组建‘读书角’!”就这样,在我老家建起了第一个供百姓阅读的公益场所——虽然只有四五平方米,但放上几百本各种书籍,方便了周边几千人的业余阅读。也让我这个提案者亲眼看到了“全民阅读”的真实场景:老人们几乎每天都到读书角,翻书的、讨论书的,形式随意,但效果不一般。有时一些“老书友”对书里的故事还争执不休,着实有趣。来这里的小朋友也多,尤其是一些放学后没有大人照顾的,来到这个“读书角”,或做作业,或看书,这番情景,叫人感到安心与温馨;平日里还有不少外地打工者,也是读书角的常客……这样的“读书角”,后来我发现在整个市区都建立起来了!这让我好不欣慰!

当年我们努力争取的“全民阅读”提案不就是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吗?

我是一名到处跑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创作者,经常到全国各地采

访、调研。而作为一名“全民阅读”提案者,又常常因为这一“特殊身份”,每到一处都会想到“读书”问题。

在成都采访时,看到那里的自然环境这些年搞得非常好。一条十几公里长的河道两岸,满是绿林带,中间建了一座休闲木屋。可是我发现,少了书!“这样的地方建若千个‘书院’多好啊!”我的建议一出,当地宣传部门干部拍手称好!“何老师,我们请您来当‘领读者’,千万不要推辞呀!”他们盛情邀请,我一口便答应了,其实我也没有理由拒绝。就这样,一座3000多平方米的“书院”建起来了,还以我的名字命名,更让我有了“扯不断的读书情”:每年至少得去几次吧!有了新书、好书,就往那里寄……最开心的是拉着阿来等诸著名作家朋友与当地百姓一起阅读,其乐融融,不亦乐乎。

在新疆塔城采访时,看到许多俄式建筑的红房子,非常美,有的闲置。“这么好的地方,何建一个读书场所呢?”有一回,我参观学校,情不自禁地这样说。“太好了!何老师,你来帮我们做……”当地的宣传部长和文联同志好一顿夸我的点子。“我看你们这儿与中亚国家相邻,可不可以建一座比较像样的‘丝绸之路文学馆’,我把作家朋友们请来,以后既可同你们当地的读书人常交流,还可以邀请中亚读书、写书的朋友们来,把读书活动搞得火热一点如何?”哪知这事后来获得了当地地区党委和政府的支持……一座规模相当的“西部阅读角”——塔城“丝路之路文学馆”红红火火地建立了。我把王蒙、吉狄马加、张平、张炜、邱华栋、何向阳、叶梅等名家都拉了过去,成为这个馆的“领读人”和“驻馆作家”。开馆那天,正好中国作协有一个外国作家团来访,我们邀请他们到这座联结中亚和世界的中国“西部阅读角”,于是一场热热闹闹、中外交流的读书活动,便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整整开展了一周

时间。现今,这个边陲读书地已经成了读书打卡地……我很是欣慰。

这些年我在上海的时间比较多。记得八年前,我第一次走在浦东陆家嘴的滨江大道上,被深深地迷住了,它的对岸是外滩,又蜿蜒在黄浦江边的鲜花与绿林之中,空气和环境皆佳。更令我感到亲近的是,这里有一二十座便于路过这里的所有人读书和小憩的小亭子……“啊,《浦东史诗》和《革命者》是你写的呀!”多少回,我晨跑和散步来到这些小亭子内,会突然被正在“读书角”读书的百姓认出,于是读书的交流也随之开始……每一回这样的阅读共聚,是何等地令人心悦神怡!

上海是座爱读书的城市。一次在浦东郊区一片新开发的万亩玫瑰园中,我看到美丽的玫瑰园内似乎有些“美中不足”,于是向当地负责人提建议:能不能在玫瑰园中间建一座“玫瑰书屋”,这样既可以让旅客玩累了休息,也好让这片玫瑰园更有些味道不是?“哎哟,这可是金点子!我们马上落实!”后来这件事真的很快落实施了,我再到玫瑰园时,不仅享受到玫瑰盛开的如画美景,也闻到了那里的书香……那一幕令我有些陶醉。

黄浦江边的“全民阅读”故事,可以讲半天……前几天,浦东南码头路街道图书馆的朋友找到我,说请我去讲一课“我们为什么要阅读”,我答应之后又提了个建议:上海是“码头文化”的发源地,江南文化、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,皆与码头有关。我们建一个“码头之声读书会”如何?“哎呀,何老师,你同我们想到一起啦!我们正想建一个读书会呢,就是没想好名字。你这个‘码头之声读书会’超级棒!”南码头路街道的领导与图书馆立即采纳了我的建议。1月28日,我如约去讲座。没想到的是,“码头之声读书会”在这个讲座上正式揭牌成立,而且第一次活动就来了二三百人!尤其令我激动的是,很多人当场争先恐后地要求报名参加读书会。看到这样的场景,身为当年“全民阅读”提案者之一,我内心满是喜悦。

“全民阅读”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明年我再给大家讲一串……

让我感到幸福的书

◆ 张定浩



张定浩:诗人、文学评论家,《上海文化》杂志主编,著有《爱欲与哀矜》《批评的准备及其他》《山中》《孟子读法》等。

我是一个写作者。今年我步入五十岁了。其实我觉得自己的心态还挺年轻的。主要是我从小就喜欢读书。阅读使人年轻。有人就问你了,你说阅读使人年轻,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读书了?我说,那是因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。

我其实也不太能承受我五十岁了还这么年轻不成熟,所以我也开始刷短视频。我2025年的屏幕使用时间远远超过读书时间。可能因为我写过一本关于孟子的书,所以有阵子我刷短视频总是刷到孟子。我倒是蛮喜欢听她说话的,觉得她的智商和情商对综艺节目的同行已经构成了碾压,很多时候,看起来好像是大大家在戏耍她,其实是她在戏耍大家。我想她从小应该也很喜欢读书。

我也写诗。诗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,和相声一样。但现在这两门语言的艺术,加起来都敌不过脱口秀。2025年夏天,上海有一本男性时尚刊物创刊,编辑来找我,说是要搞一个创刊发布会,请几个诗人和几个脱口秀演员同台。我很激动,终于有

机会现场PK了。但没过多久,编辑非常抱歉地跟我讲,品牌方决定搞一场纯脱口秀的发布会,他们说,品牌方有自己的考量。

我觉得品牌方非常明智。其实我也很爱看脱口秀。因为现在脱口秀行业也很卷,里面都是爱读书的学霸。我前几天刷到一个脱口秀,那个演员很有名,他安慰我们这些刷短视频的人说,爱看短视频不爱看书太正常了,因为爱看书的那一支祖先已经被野兽吃掉了,我们现在这一支祖先就是爱看短视频的那一支。我听了

当然也会心一笑,但笑完之后也有疑惑,比方说像我这样,去年爱看书、今年爱看短视频的,是祖先突然被换了一下吗,还是说,我爱看书的祖先今年刚刚被野兽吃掉?

当然,我觉得现在人们读书也确实读得有点问题,都想通过读书获取知识和信息。所以现在非虚构读物和社科历史读物特别流行。我去年参加一个年度好书评审,最终入围的三十本新书里面,竟然没有一本文学书,不仅没有诗歌也没有小说,不仅没有中国小说也没有外国小说。我觉得非常震惊,但有些评委觉得非常自豪,他们觉得不读文学作品毫无损失。我看他们眉飞色舞列举的书单,就想到钱锺书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时说的一句话,



“这里太让我惊奇了,竟然有这么多我不需要读的书。”

脱口秀想取悦人,读书博主想用知识和信息填满人,但那些美好的文学作品,是试图让我们体验到幸福。司汤达在他的两本最重要的小说《红与黑》和《巴马修道院》的结尾,都写下同样的献词:TO THE HAPPY FEW(献给幸福的少数人)。司汤达让他的读者因为自己是司汤达的读者而感到自豪,感到幸福。我去年底读到的一本让我感觉到幸福的书,是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·布鲁姆的临终之作——《生命的灿烂之书》,在漫长的人生即将结束之际,他回顾了一生中最爱的几十部小说,他觉得是这些文学作品令他的生命灿烂。我觉得我有与

他相似的感觉。

说到小说,我去年读过的最喜欢的小说,是英国小说家伊夫林·沃的《故园风雨后》的新译本,译者说这是她生命中最爱的几部书之一,而这种怀着巨大爱意所翻译出来的作品,就会两样。小说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,是主人公回忆自己和塞巴斯蒂安的青春岁月时所说的,他说:“去了解、去爱一个人是一切智慧的根源。”

我们读那些杰出的文学作品,是为了学会爱和理解。而这种爱和理解可能是没有回报的,但我们生命的灿烂和幸福并不取决于回报的有无,而只取决于爱和理解本身。就像我很喜欢的诗人奥登在诗中所说的那样:“我们如何指望群星为我们燃烧,带着那我们不能回报的激情,如果爱不能相等,让我成为爱得更多的一个。”

祝大家在新的这一年里可以更勇敢地爱,去理解。



让我们“在读”中悦读 悦心 悦人